

从2019年开始,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群多次莅临南国书香节。今年,王立群又带着修订新编的《王立群读<史记>》在2024南国书香节上和读者见面。

王立群,1945年出生于安徽六安市,他曾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人生轨迹:“祖籍山东,出生安徽,童年南京,移居开封。”从1965年高中毕业到2005年成为《百家讲坛》主讲人,王立群走过了41年的历程。2011年,他在《百家讲坛》中讲《王立群读<史记>》之大风歌,以生动幽默及独到之见征服观众,从此一举成名。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,王立群至今仍笔耕不辍。

近日,王立群教授接受《羊城晚报》记者专访——

王立群在南国书香节分享会现场



1 58载,与《史记》结下不解之缘

羊城晚报:您第一次接触《史记》是什么时候?

王立群:我从小喜欢看书,但由于经济条件限制,那时候看书是件奢侈的事情。8岁的时候,随家人一起迁到了河南开封市。为了看书,我在开封市图书馆办了一张借书卡,没事就往图书馆跑。1965年,我报名参加了高考,考完后感觉非常好,当时的志向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。本来以为十拿九稳,没想到最后没能通过政审。后来我在开封一所小学当代课教师,就是在这个时候和《史记》结缘了。当时是1966年,我看到图书馆里的《史记》被学生们扔在校园操场上,就在晚上把它捡了回来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读到《史记》。

羊城晚报:您最喜欢《史记》中的哪位人物?

王立群:在我看来,司马迁比《史记》中写的任何人物都伟大。他忍辱负重著书,写成千古流传

的《史记》,完整记录了从上古三代一直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。我们今天才能了解这几千年的历史,而且他开创了为‘二十四史’所承袭的独特史书体例,创造了比较完整的历史年表,这是最值得景仰的。

羊城晚报:他的写作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?

王立群:司马迁在写到一些历史事件的时候,往往采取并存的办法。比如秦始皇是谁的孩子,在《秦始皇本纪》和《吕不韦列传》有不同的记载,两种说法他都记录下来,由后人来判断。还有著名的赵氏孤儿,司马迁同样把两个版本并存了,这就给后来的历史学者提供了空间,这对史学研究来说是非常难得的。

羊城晚报:如果可以和一位历史人物对话,你想和谁说些什么?

王立群:我想和千古一帝秦始皇聊一聊。我觉得秦始皇一是说不得,二是说不清,三是说不完。“说不清”是指人们通常认为秦始皇的历史贡献中最核心的两个字是“统一”:统一中国、统一文字、统一度量衡,统一车轨,但其实秦始皇最大的贡献不只是这些,他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——帝国制,或者说中央集权制。秦始皇的第二个贡献是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帝国,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个至今仍然能够成为大国的基本框架。

抛开这一切不谈,我最想问他干吗那么急。比如说他修长城是为了解决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问题,但是他搞得那么急,最后全国老百姓都反感,把他的帝国给推翻了,何必呢?缓着点悠着点不行不行!他做的那么多好事,原本是没有错的,但都太着急了。我想和他谈谈这些事,跟他说:你别急,慢慢来。

我想对秦始皇说,你别急,慢慢来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何钟文 摄影/邢彬

羊城晚报:无论是《百家讲坛》还是个人著作,您的讲述都很吸引人,秘诀在哪里?

王立群:我们讲史的人可以追求一些趣味,但是必须得坚守一个基本立场:说老实话,做老实事。尤其是做学问,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,不说过头话,不能做虚文。包括这次修订新编的《王立群读<史记>》,主要依靠的是《史记》,并以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战国策》《汉书》等其他史书作为补充互证,力求的是严谨、准确、全面。我使用的考古史料并不多,毕竟考古史料是片段,并不一定能够完全推翻《史记》的记载。我觉得出土文献的东西可以做我们研究的参考,可以在写论文的时候引用它,但是如果说用它完全取代《史记》,态度需要慎重一点。

羊城晚报:经过这次整理修订,您对历史有了什么新的看法和体会?

王立群:我认为历史有两

2 读史有“四个层次”

羊城晚报:历史真相,就得一层层剥开,既要看记录,还要辨传播,更要独立思考,形成自己的理解。

举个形象点的例子,很多人都知道《三国演义》,但他并不是史书,真正记载三国史的是《三国志》。而现在年轻人更熟悉的是《三国杀》游戏,从真正的三国历史到被史学家记录下来的《三国志》,再到写成小说的《三国演义》,再到变成游戏的《三国杀》,这是三国历史的几个层次,最后它在每个普通人心中的理解还会各不相同。

羊城晚报:既然有真实的历史和后人构建的历史,那么普通人该如何读史?

王立群:我认为读史有“四个层次”。第一层,是“真实的历史”,那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儿,是历史的根;第二层,是“记录的历史”,就是史官笔下的记载,相当于树干,带着他们的观察和筛选;第三层,是“传播的历史”,就像枝叶,经过口语相传、书籍流传,可能会添油加醋,变形走样;第四层,是“接受的历史”,就是每个人心中理解的历史,这是树上结出的果子,口味各异。

羊城晚报:经过这次整理修订,您对历史有了什么新的看法和体会?

王立群:我认为历史有两

种,一个是历史事实,一个是后人对历史事实的解读,这个解读我们叫构建,构建的历史是后人对历史的一种解读。构建者有不同的目的,有史学家的构建,有文学家的构建,有戏剧家的构建,所以说,作为真实的历史,一旦被记录下来,就会发生变化。

羊城晚报:

羊城晚报:

羊城晚报: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讲解经常“破圈”这一现象?

王立群:人们往往说读书让人读懂现实,但我的体会,常常是现实让我读懂了《史记》。有时候人们觉得我是大器晚成,61岁上《百家讲坛》,实际上也没什么“大器”,晚倒是晚了,是不是成也不好说。我可能经历比较特殊,34岁才考上研究生,37岁研究生才毕业。是生活的苦难教会了我忍耐和自强不息,让所有的辛酸和委屈找到了宣泄的出口,与历史产生了共振。

会看点知识性的视频,看到推荐我感兴趣的书,就会网购,但时间都不多,主要是了解信息。我有自己的书要看,有自己的书要写,没有太多精力放在网络上。

虽然短视频流行,我还是建议大家多阅读,尤其是纸质阅读。阅读可以让你忘掉烦恼,可以增长知识,可以沉淀你的人生,对你的人生有很大的帮助。有时间读书,没有太多世俗欲望,是一种非常舒适的状态。

羊城晚报:最后您有什么“金句”想送给今天的年轻人吗?

王立群:当下很多年轻人都有焦虑、内卷、内耗等情况,我的建议就是调整心态。你要的是整天纠缠在人际关系里,啥也做不成。人际关系是最扰乱心态的,我的办法就是隔绝,不要介入到世俗中间。改变不了的事情你就不要去想,淡淡处之,做好你自己的事情。

3 改变不了的事情不要去想

羊城晚报:《百家讲坛》之外您的生活是怎样的?

王立群:

羊城晚报:生活在80岁前后的生活也基本上是一个模式:除了睡觉,主要就是两项,一个是读书、写作,上午八九点起床,工作两三个小时,下午一般是体力活,像社交、签书这些。

羊城晚报:如果精力比较充足就再写一会儿,如果没什么精力的话就看一看儿电视剧。

羊城晚报:目前您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最满意之处在哪里?

王立群:我在学术研究中

最满意的对中国古代山水游记——山水散文起源的研究。过去的文学史都认为山水游记产生于北魏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,但我把郦道元《水经注》中

所有超过四个字的山水描写的句子全部摘抄了出来,一一找到它们的原始出处,发现只有千分之一是郦道元自己创作的,剩余的绝大多数是晋宋时期地方志的作者写的。后来我写了论文《晋宋地记与山水散文》发表在《文学遗产》杂志(1990年第1期),说明中国古代山水散文的起源是南朝地方志的作者们,他们创造了古代最优秀的山水散文。这篇论文在当时的影响很大,改变了文学史的写法,把山水散文的起源定在南朝早期地方志的作者身上。著名学者袁行霈在四卷本《中国文学史》中专门提到了我的《晋宋地记与山水散文》,而且加了注释。

羊城晚报:高度发达的网络时代,短视频盛行,您如何身处?

王立群:我从1992年就开始使用电脑,是互联网上最活跃的学者之一。我自己平时也

1 人文周刊·七杯茶 A5

【有感于思】

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

文学必须具有当代性

周日

难得清闲

片刻,随手翻开一篇鲁迅散文《关于小说题材的通訊》。句句深入人心。这就是经典的意义吧,不管作品说的是什么,都感觉与你阅读时正在思考的问题高度应合。我做一点鲁迅研究——我很愿意自称,尤其被称自己所做真的属于“研究”——我从内心充分尊重鲁迅研究界,每个人都非常亲切而且了不起。

在鲁迅研究上得出新解非常不易,在旁人看来已经太过多余。论说,抛开直接的功利原因,就研究者而言,根本上还是因为在阅读中获得了自己相信的心得,有话要说。

所有的文学,包括文学研究,必须具有当代性,是为了当代才去说一百年前的昨天。当代当然不是一个空洞概念,应有切近、具体、专业的诉求做支撑。

当我评判一篇鲁迅小说时,我想象中的读者,是一位写小说的朋友,我想与之探

【拒绝流行】

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、教授

城市审美以谁为本?

近日,“武汉你是真听劝,帽子树电线杆真的移走了”相关帖子引起市民讨论。6月以来,武汉江滩边一棵形似帽子的树木走红,其独特的形状,与天空、草地、江水和远处的建筑一同构成了极具电影感的画面,引来众多市民游客打卡拍照。本来旁边有个电线杆,与整体景观不协调,相关部门听取民意对电线杆做了迁移。

很有意思的“互动和听劝”,这背后其实关系到一个深刻的问题,城市审美以谁为本?过去太多的新闻中体现的是“以权力凝视为本”,比如一些部门被媒体曝光过的:荒山上涂上绿漆,给光秃秃的山坡戴“绿帽子”,制造所谓的“绿色”效果;破旧的民居旁砌上围墙,画上蓝天白云美丽风景,掩盖墙后的脏乱差。所谓街道美化,就是临街的地方耗巨资进行美观,而不顾看不見的地方。这种“形象工程”,让老百姓深恶痛绝。宣传照上美图美景,并没有以百姓生活为中心,而是以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“考察凝视”为中心。

而此次引发公众热议的“听劝”,则体现了一种对公众审美的尊重。同样是审美的愉悦,同样有关形象的美感,以何种目光为中心?与价值观密切相关。江滩是市民生活的一部分,不仅是给外来游客走马观花去打卡的,不仅是城市宣传照上的标志性地名,它更深度地嵌入了公众的日常,每天上班经过,上班时透过写字楼的窗口看见,下班后带孩子溜达时走过,开车时驶过,人们想让自己的生活多一点审美的愉悦感,在社交媒体上多一点与愉悦心情配得上的生活美景。这棵美丽的树,内在于江滩远近的市民生活,水天一色、自然和生活浑然一体,是“拍照的面子”更是“生活的里子”。

移走影响“电影感画面”的电

线杆,成人之美,市民打卡之美,

确实配得上一则佳话。前段时

间广州地铁的市民广告也曾引

发公众热议,地铁个人广告花式整

上热搜,有的是求职广告,个人照片上

“找不到工作,没脸见人了”大大

两行字遮住了脸,让人忍俊不禁。还

有相亲广告、生日祝福乃至“恋爱

周年纪念”等撒狗粮的宣告让很多人感慨:很好,世界需要这样的活力。

武汉江滩这棵树,市政策成全民打

卡之美,也能看到一种人性化。

车时驶过,人们想让自己的生活多一点审美的愉悦感,在社交媒体上多一点与愉悦心情配得上的生活美景。这棵美丽的树,内在于江滩远近的市民生活,水天一色、自然和生活浑然一体,是“拍照的面子”更是“生活的里子”。

移走影响“电影感画面”的电

线杆,成人之美,市民打卡之美,

确实配得上一则佳话。前段时

间广州地铁的市民广告也曾引

发公众热议,地铁个人广告花式整

上热搜,有的是求职广告,个人照片上

“找不到工作,没脸见人了”大大

两行字遮住了脸,让人忍俊不禁。还

有相亲广告、生日祝福乃至“恋爱

周年纪念”等撒狗粮的宣告让很多人感慨:很好,世界需要这样的活力。

武汉江滩这棵树,市政策成全民打

卡之美,也能看到一种人性化。

【昙花的话】

尤今 新加坡作家

脸上的刀痕

这一天,

到西非国家贝宁

一个偏远的

部落科韦去逛,惊诧地发现女子脸上

都留有刀痕。疤痕蜿蜒在脸上,

像狰狞的蜈蚣。这都是母亲们亲

自以烙红的尖利铁片为自家女儿

一刀一刀地刮割而成的。有好几

个老妪还自豪地掀开上衣,毫不避

忌地让我看她们肚皮上的“花纹”。

根据霍利部族的传统,女孩

子1岁至6岁,在脸上刮痕;到了

16岁,便可以在其他部位“动工”

,双臂和腹部,也都被刮得横七

竖八。

她们振振有词地说:

“有人认为这是不文明的陋习,但这是我们

遵循多年的传统,也是我们身份的

象征,有何不对?不管我们的族人

【不知不觉】

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当音乐成为“绷带”

上个星期,

上海国际文学周与上海

书展同时举行,我参与了一场名

为“当老有所归成为奢侈”的读书活

动,分享的是上海作家薛舒的“生命

两部曲”,法国大提琴家克莱尔·奥

佩尔的《舒伯特绷带》。

优雅抒情的舒伯特,如何变成

了“绷带”?我充满好奇地读完了

这本书。2012年春天的一天